

第一章 夷羅經商不容易

天色未明，夏氏獨自一人進了女兒的房間，守門的蔽月連忙福身。「夫人這麼早過來？」

夏氏臉上心事重重。「梨兒還沒醒吧？」

「奴婢沒聽到動靜。」蔽月無聲地打起簾子來，知道夏氏有話要說，便止了步，守在閣外。

寢房裡格外的靜，夏氏走到了床邊，略有愁容的在一側坐了下來，雙唇微微翕動，欲言又止，輕輕替女兒攏了下被頭，有些發怔。

魏露梨這三年都十分淺眠，盡管來人已是屏聲斂氣，她仍醒了。

見她睜開了眼眸，夏氏也不意外，神色憂心忡忡。

魏露梨一雙明亮的黑眸瞬也不瞬的看著母親，開口道：「不管娘親說什麼，女兒都不會改變主意。」

夏氏嘆了口氣。「娘知道。」

魏露梨坐了起來，握住了夏氏的手。「女兒一向懂得照顧自己，娘親無須擔心。」

夏氏煩惱萬狀。「可是妳祖父把那裡說得如此可怖……」

魏露梨眸色淡然。「那是因為他老人家自己沒成功過，便將夷羅形容成了沒有三頭六臂去不了的地方，我便是想證明給他老人家看，他是錯的，我是對的！」

夏氏小心翼翼的說道：「其實妳祖父也是擔心妳……」

魏露梨睫毛往上一揚，雙眸澄澄如水。「我們都知道沒有那回事。」

夏氏略微掙扎，但終究是放棄了。

老人家重男輕女是不爭的事實，親孫女這幾年來出色的表現，外人有目共睹，但他老人家沒誇過一個字，他還是打從心裡瞧不起女子，甚至是鄙夷的，總說女流之輩、一介女流等等，叫人聽了心裡不舒坦。

「娘親不必糾結了。」魏露梨平靜地道：「等我成功從夷羅回來，祖父便沒有話說了，事實就是最好的證明，與其爭辯，不如化為行動。」

「娘知道妳能力好，有妳舅舅在妳身邊照看，娘也不擔心，只不過，那畢竟是大燕朝的地方，妳可不要太有自信而掉以輕心了，須記得膽大心細。」

夏氏殷殷叮囑，心裡頭其實萬般放心不下，雖然女兒不是第一回外出經商，也去過比大燕國更遠的地方，但她畢竟是姑娘家呀！她會擔心也是理所當然，怎麼也無法放寬心。

「娘呀，我這趟出門，多則半年，少則三、四個月才會回來，與其在這裡叮嚀我本來就不會大意的事，您不如去做一碗香噴噴的辣羊肉湯給我喝吧！想到要好一陣子才能再喝到娘做的辣羊肉湯，我都饞了。」魏露梨刻意撒嬌。

夏氏這才作罷，她拍了拍女兒的手。「好吧，既然妳想喝，娘就去給妳做，出門在外一切不便，妳再仔細看看，該帶上的東西不要落了。」

魏露梨微笑點頭。「我省得。」

夏氏一走，魏露梨便斂起了笑容，腦子裡一再盤算。

在姚州的商人之中，還沒有人去過夷羅，她不會等閒視之，必須做好萬全準備，

尤其在她祖父不以為然的態度之下，她更是要萬無一失，絕不能空手而回，讓人看了笑話。

她掀開錦被下榻。「蔽月！」

蔽月連忙進來。「小姐有何吩咐？」

「妳跟舅舅說，把咱們現有的萬用膏帶上，有多少帶多少。」

萬用膏是他們自家藥堂鑽研出來的，裡頭有老夫人的智慧，不管蚊蟲叮咬或止血化瘀都有效果，價格實惠，她打算在人生地不熟的夷羅，用略施小惠來打交道。蔽月去傳話，銅雀進來伺候洗滌，給主子梳頭，忍不住絮絮叨叨的說道：「小姐又要出門開眼界了，奴婢好生羨慕呀！奴婢這輩子除了姚州城，哪裡都沒去過。」魏露梨看著鏡中的自己，色若朝霞，這副好皮相倒是幫了她不少忙，愛美之心，人皆有之，花貌雪膚，人家樂意與她套近乎。

「我不在府裡不是挺好，這幾個月妳們可以偷偷懶，想睡多晚便睡多晚，也沒人拘著。」魏露梨笑了笑。

她外出經商從來不帶貼身丫鬟，就怕出了意外，連累了她們。

「這倒是。」這一點好處，銅雀也老實承認。

在魏家，當家的還是老太爺，但老太爺並不會管到她們東苑來，所以主子不在時，她們是挺自由自在的。

飯堂，魏家的老太爺魏昌檀已經在座，對於孫女比他晚到，他是有點不悅的，而屋裡伺候用飯的丫鬟婆子們則是大氣不敢喘一聲，夏氏也是一樣，在脾氣不佳的魏昌檀面前，她一向低眉斂眼，不敢與之對視。

魏露梨倒是面不改色，她對魏昌檀微一施禮。「孫女來晚了。」

魏昌檀頗有微詞的瞪視著她。「知道就好，叫長輩等妳，成何體統？」

魏露梨逡自坐了下來，看到面前擺著一碗熱騰騰的辣羊肉湯，她朝夏氏笑了笑，正想要開動時，魏昌檀的聲音便不陰不陽的傳來——

「丫頭，不要說我沒事先告誡妳，那些個夷羅人可不是好惹的，妳想跟他們打交道，沒那麼簡單，若是妳想仗著魏家這個名號更是大錯特錯，那裡根本沒人知道魏家是個什麼東西。」

魏露梨坦然的直視著魏昌檀，心平氣和的說道：「實際情況，去了才知道，孫女現在也不敢自誇能做得多好，只有心存善念，順其自然，老天自會保佑。」

以前，她會倔強的與她祖父頂嘴，唱反調，甚至是刻意的惹怒她祖父，可是某一日，她發現他的背也彎了，她便不再頂嘴了，他畢竟是有年紀的人了，若是自己將他氣暈了、氣死了，她母親又得背負剋死公公的罪名。

因此，她後來便都說些空話、佛話，高來高去，讓老人家一拳打在棉花上，脾氣大不起來。

不過，她向自己發誓，總有一天，她要她祖父承認她不比男孩差，要他承認當年不救她父親是他這輩子最大的錯誤！

經過了一個月的長途跋涉，百來人的魏氏商團來到了大燕邊界的夷羅，車隊浩浩蕩蕩，其中有民工和護衛，還有一隊十幾人的鏢師，震遠鏢局的總鏢頭衛進海親自接下了這趟生意，其威名在外，也讓商隊安全了許多。

魏露梨會騎馬，但她不想耗費自己的體力，因此一路都待在馬車裡，時不時研究能買賣的數量與閉目補眠，盡量養精蓄銳，維持好氣色。

做為一個要與人談判交易的商人，好氣色會給人留下好的第一印象，有助於日後的往來。

魏露梨估量著應該快到了，此時夏淼的聲音從車外傳了過來，「大小姐，已經過了山梁，咱們要落腳的地方在眼前了。」

夏淼是她母親的胞弟，她的親舅舅，但在人前，他一律稱她大小姐，而在姚州，只要提起大小姐，人人都知道是魏家的大姑娘魏露梨，沒有第二個人了。

「大夥兒也累了，盡快安排休息。」魏露梨說道。

夷羅幅員遼闊，基本沒有客棧可言，商隊已經很有經驗，民工們迅速搭起了足夠的帳篷，也開始升火，自煮食物。

魏露梨下了馬車，攏緊了斗篷，此時天色也快暗了，雖然時節相同，可邊關地帶可比姚州冷多了，處處皆是比人高的雜草和巨石。

她看著落霞，深吸了口氣，這片刻的寧靜有助她清醒腦子。

放眼望去，這裡可比她想的熱鬧多了，不知道有多少商隊在紮營，各方有心人士都齊聚一堂，各憑本事，看誰能拿下生意。

魏露梨是不喜歡等的人，也不想浪費片刻時間，她取了十來瓶萬用膏，往磚石瓦屋的聚落走去，那裡看起來像本地人的居所。

聽聞在夷羅族，不管是誰的傳家本領，做主的都是族長，族長就如同天神般的存在，只有得到族長的同意，他們才會把物品賣出去，不然給再多的金錢，他們也是不賣的。

一群孩子在草叢岩石邊玩耍，她找了其中一個半大不小的男孩子，給了他一包七彩飴糖，那男孩眼睛轉了幾下，瞬間亮了。

「給我吃嗎？」他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糖，看得眼都直了。

魏露梨笑著點了點頭。「給你吃，你能帶我去找族長嗎？」

她喜歡用賄賂的方法，銀貨兩訖，互不相欠，也不必迂迴試探，拐彎抹角。

小男孩打了個響指。「好勒！」

小男孩高高興興的領著魏露梨到了族長蘇力特家裡，拉高了嗓門道：「族長大人，有位姑娘要找您！」說完他便高高興興的捧著七彩飴糖去向朋友炫耀了。

蘇力特正在整理獸皮，他詫異的看著不請自來的魏露梨，同時他也敏銳的知道了對方的來意，心裡頗為訝異她的大膽和主動，想和夷羅族做生意合作的人很多，但沒有像她這麼直接上門的，還這麼明艷不可方物，倒叫他一時反應不過來。

「族長大人，我叫魏露梨，來自大齊姚州。」魏露梨先是自我介紹，跟著噙著淺笑拿出了一瓶萬用膏。「這是我們大齊很好的藥膏，是我們魏家藥堂的祕方所製，請族長大人笑納。」

相傳夷羅族有許多中原失傳的釀酒祕方與製作花露的技巧，這也是她來此的理由，為了爭取獨門生意，她可以說是煞費苦心。

蘇力特眯了眯眼睛接過手，眼睛上下打量魏露梨，倒也沒拒絕這麼明擺的巴結，他把玩著精緻的小瓷瓶，無可不可的說道：「姚州我聽過。」

對於他的打量，魏露梨倒是淡定，她不慌不忙的掏出了布包，裡頭有十來瓶萬用膏，她笑盈盈的說道：「小小心意，希望您會喜歡。」

蘇力特見她笑容可掬，還送了小禮物，卻不置可否的說道：「每個人都想和我們做生意，但我們不可能跟每個人做生意。」

魏露梨也沒否認她的目的，她眨了眨眼。「小女子初來乍到，還不懂這裡的規矩，族長大人若能給個機會，必定以您提出的條件為優先。」

蘇力特思索了一會兒，說道：「這樣吧！晚上妳來參加我們族人的競獵，若是妳能打中一隻山鹿，我就聽聽看妳要說什麼，若妳不會騎射，那就不必談了，沒什麼好說的。」

魏露梨淺笑盈盈。「我剛好會騎射哩，族長大人，我的馬術不錯。」

蘇力特本來想讓她知難而退，頗為意外聽她這麼說，他看了她一眼。「那晚上的競獵就算妳一份了。」

魏露梨告辭，出了門便斂起了明媚的笑容，不管用什麼手段，她都志在必得，一定要射中山鹿！

一個夷羅在地族人在門口全聽見了，他出言相勸道：「姑娘，妳放棄吧，我們林裡的飛禽走獸都很敏捷，不是我們族人，妳射不中的。」

魏露梨瞬間又堆起了笑容，她朝那人甜笑一記，很是無害的打趣道：「多謝您的忠告，但我就試試嘛！保不定我運氣好，讓我射中了呢！」

雖然她是女孩子，但她父親教了她很多，包括騎射和狩獵，馬車上帶了自己慣用的弓箭，馬也不成問題，車隊裡有的是馬。

夏焱得知她要去參加競獵，他深知她的性格，因此沒有出言阻止，只轉身去打點馬匹，盡量找一匹體格強健且好控制的馬。

魏露梨很感激這一點，她舅舅總是支持她要做的事，做她的後盾，此時她最需要的是潑她冷水的人。

她抬眸望著天邊稀疏的星子，呼吸顯得有些急促，心中洶湧澎湃。

「爹，您在看著我吧！我一定會達成您的願望，做大齊朝第一個和夷羅族談成生意的人！」

夜黑風高，但蕭綿不得不注意那名不停揮鞭子讓馬兒撒腿狂奔的女子。

她簡直殺氣騰騰、志在必得，雖然林裡密集的樹葉看不見一點光亮，但她雙眸明亮到他無法視而不見，那張精緻的小臉，全是殺氣！

他知道這裡的規矩，打中山鹿的人方有資格與族長談生意，而今晚來競獵的也都懷有目的，來自各國的商人都是為了與夷羅族做生意而來。

可是，有必要那麼拚命嗎？她那不管不顧的架式，極有可能將自己的小命丟了。若是為了談成生意丟了性命也太不值得了，雖然夷羅的泉酒與花露都無可取代，但天下之大，有的是罕見商品，有必要用自己寶貴的性命去拚搏嗎？

出了樹林，進入草原之後，她越發不要命的狂奔，讓他覺得她身下的馬已經崩潰了，而失控的馬摔死人的機率很高……

不出所料，正當他這麼想時，她被馬摔了出去，電光石火之間，他迅速揮出了長鞭勾住她的腰，同時縱身一躍，接住了她下墜的身子。

魏露梨在蕭綿懷裡神魂一凜，驚魂未定的與他大眼瞪小眼，她的手心裡全是汗，額角抽跳，心臟幾乎要停止跳動。

她已經追到山鹿了，卻敗在馬不夠強壯，若是她平日慣騎的馬，肯定能助她一臂之力……

「妳是想談生意想瘋了嗎？」蕭綿的眼裡寫著滿滿的不苟同。「知道妳適才的舉動有多危險嗎？為了談生意，拿自己的性命開玩笑？」

魏露梨回神了，但她的防備心也起來了，她瞪視著蕭綿，冷冰冰的說道：「我很感激閣下救了我，但閣下不認識我，如此評價有失公允，我並非拿自己性命開玩笑，我只是有必須要做的事。」

蕭綿好笑的勾起了唇。「不就是談生意嗎？」

魏露梨頓時又惱又怒，氣急敗壞。

罷了，她沒必要對個陌生人說明她勢在必得的理由，況且他確實出手救她了，難不成她要跟他爭辯其中的不同嗎？

她抿著唇不語，眼裡卻是滿滿的執拗，像個小女孩在嘔氣似的。

蕭綿突然之間心軟了，她只是個女人，他又何必跟她計較？

他氣息略沉，將她放了下來。「在這裡等著！」

他說完便上馬而去，矯健俐落。

魏露梨連說句話的時間都沒有，可她不等著也不行，因為她的馬不見蹤影，她不熟地形，不但走不回營地，就算她能走，走到怕也天亮了。

於是她在原地等著，可心頭很是浮躁，看來她是談不成生意了，她要被她祖父笑話了……

起風了，她冷到齒關直顫。

他真的會回來嗎？還是在耍著她玩？她為什麼要乖乖聽他的話？他只是個陌生人不是嗎？

想到這裡，她的手握成了拳。

然而一炷香過去，他回來了，不但追回了她的馬，還帶回了一頭山鹿。

她瞪大眼眸看著那頭山鹿，感覺到心跳隱隱加速，視線驀然回到他身上，與他的深目相接。

夜色中，他一襲黑色布衫與黑色輕裘，黑髮後束，高大結實，肩線又平又寬，濃密劍眉，臉龐峻厲，可以說是一張很「性格」的臉！

她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評價他的相貌，但她就是莫名其妙地仔細看了，也評價

了。

蕭綿的唇微乎其微一勾。「這頭鹿妳帶走吧！」

「你要把牠讓給我？」魏露梨雙眸眨也不眨的看著他，疑惑起來，「難道你不是來談生意的？」

蕭綿突然一笑，有幾分邪痞的說道：「我沒有妳這麼迫切，我不是非跟夷羅族談成生意不可，天下之大，可以談生意的地方很多。」

魏露梨覺得他好像看輕了她，這種認定讓她心頭產生不快，她緊繃繃的啟唇問道：「請問尊姓大名？」

蕭綿老神在在的看著她，勾唇一笑。「蕭綿，綿羊的綿，綿綿不絕的綿，換句話說，綿羊綿綿不絕。」

魏露梨莫名的面紅耳熱，敏感的想到他這是在調戲她嗎？有人這麼自我介紹的嗎？

蕭綿意味深長的看著她。「妳呢？妳叫什麼名字？」

她頰面泛紅，清了清嗓子，「小女子魏露梨，承情了，救我性命，又將獵物給我，我欠了你兩份情。」

蕭綿笑了笑，眼光帶著抹沉思。「不知道兩份情能換到什麼？」

魏露梨總覺得他的眼光難以招架，這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，她經商的經驗已經很豐富了，也算是閱人無數，在他面前怎麼像隻待宰的羔羊，一直由他擺佈，他讓她等就等，他給她鹿她就收下，她不該承他的情才對……

不不，現在不是意氣之爭的時候，她的目的是談成生意，過程有什麼重要，結果成功才是最重要的，讓她祖父無話可說才是最重要的……

「競獵的時辰快到了，妳該走了。」蕭綿出聲提醒，同時間，他解下了輕裘披在她肩上，他的眼眸閃亮，笑了笑說道：「不知道這算不算第三份情？」

她應該是沒來過大燕邊關，以為這裡五月的氣候和中原一樣，才會穿得如此單薄。魏露梨神色一怔，但她沒拒絕這第三份人情，因為她確實冷得要死，突如其來的溫暖讓她捨不得拒絕。

蕭綿沒有等她回答，也似乎並不在意她的答案，率先策馬離去了。

魏露梨繫好了輕裘，有些怔然的看著他離去的方向，鮮少有人第一次見面就讓她留下這麼深刻的印象，她必須承認，他是很有吸引力的男人，他的外表、他的舉手投足、他對素昧平生的她施予的恩情，他救了她、把鹿讓給了她、把保暖的輕裘給了她，他實在是太善解人意了……

慢著——

她的心思為什麼跑得這麼遠？她過去曾思索一個男人這麼久嗎？曾經對哪個男人產生過好奇之心嗎？

沒有，從來不曾有過。

魏露梨驚醒過來，命令自己不許再想，就當她運氣好，遇見了一個「熱心助人」的人，如此而已。

不久之後，她興沖沖的帶著獵物回到了草原的營地，這才發現，除了她之外，還有其他人也捕獲到了山鹿。

換言之，有機會的人很多。

要命！事情果然沒有那麼簡單！要如何讓族長只跟她一個人做生意，看來還有場硬仗要打！

競獵結束之後，夷羅族人點了篝火，設了烤羊晚宴款待所有前來競獵的商團，魏露梨看到幾個人很積極的圍著族長套關係，她的眉頭深蹙了起來。

如果族長跟每個商團做生意，那麼她得到的貨源勢必變少，在市場上也不稀奇了，她要如何成為唯一？而且不是毛皮、乳酪那些普通東西的唯一，是泉酒與花露的唯一。

夏焱過來了，神色有些擔憂。「馬受了傷，出了什麼事嗎？」

魏露梨不想夏焱擔心，避重就輕道：「只是騎快了，我沒事，這幾日讓那匹馬好好休息。」

夏焱沒再多言，他也看到了族長周旋在商團之間，他不樂觀地說道：「看來你的目的沒那麼容易達成。」

魏露梨苦笑。「我還以為整個獵場只有一頭鹿，要說族長太狡猾了，還是我太天真了？沒料想到他放了十多頭鹿出來。」

「事緩則圓。」夏焱拍了拍她肩膀。「妳也不要太氣餒了，咱們還有時間，可以跟對方好好談條件。」

「舅舅，你說會不會接下來要大家比跳火圈？」魏露梨苦中作樂的說道。

夏焱一本正經地道：「那妳也一定跳得過，第二輪肯定有妳一份。」

魏露梨忍俊不禁的笑了，她這個舅舅辦事妥貼，還常常神來一筆，能讓時時刻刻把自己逼得太緊繃的她放鬆下來。

驀然間，她的笑容慢了下來，她看著走近族長的一名男子，他的身形挺拔，泰然自若又目中無人，其他人自動退了一步，變成他與族長單獨對話。

魏露梨的腦子裡不由自主浮現出一個畫面——草原上，一隻跟著一隻的綿羊連綿不絕，似乎要連到天邊去了，綿羊連綿不絕，看不到盡頭……

夏焱突然出聲道：「看到那個人了嗎？他就是蕭綿。」

魏露梨螻首倏地一抬。「舅舅識得他？」

夏焱奇怪的看了她一眼。「他就是『那個』蕭綿。」

魏露梨一時之間沒反應過來，等她反應過來，她倒抽了一口氣，臉上出現了大吃一驚的神情。

原來他是「那個」蕭綿！